

## 深深懷念 - 敬愛的楊鳴章主教

阿信

認識楊鳴章主教遠在置富聖心中學教書的日子，那時每天都去望彌撒，最初都是因為楊神父（他那時只是神父）的道理夠吸引：精簡，但卻言之有物。楊主教是性情中人，人也很坦誠，不會刻意去掩飾甚麼。猶記得他曾提及每逢大節過後，很多人在他宿舍開餐，留下一籃子碗碟，他得花很多時間才清洗得完。又記得他從國外留學回港，很多人都來參與他舉行的彌撒，為著去歡迎他，他講道理的頭一句話就是：「心又喜，心又慌，何幸今宵會我郎（全體會眾）」，大家聽了，都笑到人仰馬翻。我在聖心工作時，楊主教的甥女兒燒傷了臉，校長派我和幾位老師代表師生去探望他妹妹一家，言談間知道神父對家人非常關心，我們都很感動。楊主教對我們的探望也滿懷感激，他是不會忘記你恩惠的人。

那時候的我，還未去讀神學，無論對人生、宗教都是混沌一片，努力想尋找一片清明，於是就請楊主教作我的神師。從那時起我們就開始了溝通，但也只是斷斷續續，只是每年聖誕，我寄咭給他，他必回咭問候，楊主教選的咭，極有品味，字體剛勁挺拔，我珍藏至今。

讀完了四年夜間神學，開始了日間碩士課程，卻發生了一件非常複習棘手的事情，那是和碩士學位有關的。所有的人，

包括教授和同學，都一下子保持距離和緘默，因為那時看來，我和幾位同學的情況，真是沒有什麼出路可言。我當然極度沮喪，因為想深造神學，將來可以在學術上貢獻自己的夢碎了。楊主教是這時候唯一不斷鼓勵支持我的人，他從實際方面，也作了很多嘗試。總之，他是位雪中送炭的人，他曾在他的作品「采菊」提到「兩腋插刀，水裏來，火裏去」，他就是這樣一個盡力幫朋友的人。

我移民不久，得知楊主教的弟弟在加患癌症過世，逝世時是主教抱他在懷，主教的心經歷了天父的愛和哀傷。我和楊主教的通訊中斷了好幾年，直到我第一本書「驀然回首 - 靈修之旅（2004）」面世，我託人送書給他，



我們再聯絡上。翌年我為主內姊妹 Rita Lo 離世寫了「寄往天鄉的信」，我請主教作序，他也慨然答允。2009年，我第三本書「呵氣如蘭 - 舊約聖經研讀及反省」出版，主教也有看，有很喜歡的地方，也有不合意的。反正 05 至 09 年間，我們維持通信，主教的中文水平極高，書信中常引用古文、詩詞，我只覺那是一個境界，那裏有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，星如雨，寶馬雕車香滿路，風簫聲動」（辛棄疾），我很多時都一知半解，汗顏之至。對聖經，楊主教自然是非常熟悉，信手拈來，都成妙諦。

我看了我的書後，送我依撒意雅先知書 49:2 - 6:「他使我的口好似利劍，將我掩護在他的手蔭下，使我像一支磨光的箭，將我隱藏在他的箭囊中。他對我說：你是我的僕人，是我驕矜的「以色列」。但是我說：「我白白勤勞了，我枉費了氣力而毫無益處；但是我的權利是在上主那裡，我的報酬在我的天主面前。」我在上主眼中是光榮的，天主是我的力量。那由母胎形成我作他的僕人，將雅各伯領回到他前，並把以色列聚在他前的上主，如今說：你作我的僕人，復興雅各伯支派，領回以色列遺留下的人，還是小事，我更要使你作萬民的光明，使我的救恩達於地極。」

作為鼓勵。我當時對主教為何送我這幾句話，很是茫然，但現在想來，是何等的安慰和肯定！寫到這裡，我也想把先知的說話，作為輓聯，向楊主教的一生致意！

我最後見楊主教是 2013 年回港，他那時是副主教吧，我們很深入地談話；主教對人生的看法，永遠都是那末精闢，領人看得更高；但主教也是位坦誠的人，亦不畏言自己的弱點，就是因為這樣，我視他為師傅。回港那次會面，知道主教的肝臟有事，但當時情況仍很好，但五年後.....。主教榮升後，為了怕打擾他，我就沒再通訊。2018 年 6 月，託人送楊主教我的第四部書「上主的照拂．如蘭－香在無心書」，可喜的是楊主教親自回了電郵，說會看書，但說只能慢慢看，因為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了。



本來想明年回港再去看他，但天主卻另有祂的計劃。」

說到底，能有一位神長，不計較你的學識、地位，願意與後輩同行，時加鼓勵、支持、關懷、指引，我是何等有福！楊主教也曾介紹我為公教真理學會翻譯書籍，每次通信，也嚴厲地指出我的錯字，總而言之，是愛護、提攜！楊主教認識的人極多，得他幫忙的人自然也是無數。就算一般教友，每次聽他彌撒的講道，也會體會到主教的赤誠關懷和愛護。楊主教一生為明愛奉獻自己，他為明愛徐誠斌學院轉成明愛專上學院出了很多力，又致力為其將來升格成為天主教大

學而努力。明愛對社會弱勢社群的服務，也是楊主教和他的團隊的耕耘成果。每年為了籌募經費，免不了要求助有錢人士，想像中也知道這決不是易事，他說了出來，卻惹來謾罵。我相信楊主教接受香港主教任命時已經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，但

為了教區的需要，他毅然承擔下來，默默肩負著重擔，直到最後一口氣。

楊主教的一生，無論在任何席位：堂區、聖神修院、明愛，教區，都留下了令人深深懷念的蹤跡；看到香港教區和他同期的神長，慢慢的都年紀大了；楊主教年紀本來不算太大，但哲人其萎，真是令人不捨。

生命有她自己的時節，花開花落，人生旅程的盡頭就是回歸父家的開始。楊神父，我還是想這樣稱呼你，願天父賜你安息，內中自有世上找不到的平安、喜樂和安慰，我深信，他日在天父的家，我們可再握手言笑。